



## 抒怀

人到中年,年终岁末,总会产生一些莫名的恐惧。虽说自以为平生光阴未曾虚度,如今一事无成却也是事实。夜深人静时,三寸灵台难免荡漾起涟漪,我也曾因此辗转反侧。只可惜,星河入梦,风云笑看,翌日全然忘却,实是无可救药。

年少时,有幸学到老舍四十岁所作《著者略历》,十分倾慕。后又读到胡适的《四十自述》,更加艳羨,于是不知天高地厚地痴心妄想,待人到四十,也要为自己的前半生写点什么,以留作纪念。不料年届不惑,仍是寻常匹夫一个,依然不名一文。生平已是如此惨淡,要写出赏心悦目的文章来,恐怕是痴人说梦。心血来潮,方一动笔,捉襟见肘,往往词不达意,最终也就不了了之。似此一再延宕,如同欠债不还,反成心病。

光阴荏苒,一年又将过去。按四舍五入法,倘若来年再说自己还在四十边上,想占点文字的便宜,恐怕会自欺欺人,令人齿冷!抱憾越久,心债愈重,因而仿照《著者略历》的行文思路,东施效颦写出自娱自乐的文字来。

自忆祖上三代农民,出身可谓寒微。出生时没有祥瑞之兆,可见资质平庸,因此孩童时没心没肺,十岁前记忆已经漫漶不清。读书入学,承蒙老师青眼相看,奈何樗栎庸才,难堪大任,等到悟出点门道,已然高中毕业。就读师范学院,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乡村中学,耕耘三尺讲台。任教语文二

# 写在四十边上



十余年,除了和学生斗智斗勇,别无所长,遂将职业当作一生的事业,图个心安。教书为业,发财确实不易。自命清高,视金钱如粪土,反被金钱等同视之,索性安贫乐道,自甘寒贱!

坊间传言:“上辈子杀猪,这辈子教书;上辈子杀人,这辈子教语文。”按此说法,作为语文老师,我上辈子可谓罪孽深重,难怪今生要学生虐我千百遍。偶会以此自解,权当渡劫;学生笑而不言,粲然相许!任教中学坐落乌当山,遂自号“乌当屠夫”,以铭心志!

有人戏言: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,没有婚姻就会死无葬身之地!”为给自己择个风水宝地,25岁开始,谈过情、说过爱、相过亲。曾在对的时间对的

地点遇见对的人,可惜总是恰逢错的自己,做出错的选择。有的人念念不忘不能相见,有的人撕心裂肺不想再见,有的人云淡风轻还能遇见,从此相忘于江湖。蹉跎数年,最后还是孤家寡人一个。情非得已,不免妄自菲薄,常自嘲是“高富帅”不沾一字的“三无”产品。

年近三旬,因缘聚合,遇一洪姓女侠,不惧本人长相粗劣和脾气古怪,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由是感激,相敬如宾。直至锡婚,育有一男一女,也算娇华可喜。十年相守,有儿有女,有房有车,终于成为“四有中年”。

兴趣广泛,集过邮玩过石,喜藏书好美文,但都半途而废。自视不凡,常

## 河趣之恋

小河,只见鱼床内铺满了白花花的鱼儿。落入陷阱的多半是脾性暴躁的“平头鱼”和自信而简单的“七点花”,精灵的鲤鱼和“火烧婆”极少上钩。

餐桌上有了鱼,孩子们口欲倍增,八成掺番薯缨的大米饭,吞起来咕咕儿响。此刻,孩子们的父亲脸上便露出欣慰的笑容,一本正经地说:“嗯,吃吧,多吃点,吃得多才能长得快啊。”瞧那样子,恨不得孩子一夜之间长大成人。

小河上游有一穴深潭,村人称之为潦潭。潦潭是人们夏日洗澡和游泳的胜地。孩子们毫无顾忌地脱光身子,双手撑在沙滩,两腿上下扑通地拍打,慢慢儿,便学会了游泳。大人们在潦潭里来回畅游,动作轻松而潇洒。村里的姑娘们,则如天上的仙女下凡一般,待到人散浪静,或到了傍晚时分,才偷偷地来到潦潭洗澡。

潦潭的头顶,是一道十几米高的瀑布,或许鱼儿上不了激流直泻的瀑布,上游便断了鱼儿。

那年夏天,孩子们在河里,用石块与黄泥,围住了一泓河水,然后把围住的河水舀干,从中逮住了许多鱼儿。他们把这些鱼儿,装在水桶里,拎到潦潭上游放生,巴望鱼儿也能在上游生活和繁衍。

刚过惊蛰,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上游,瞧那鱼儿是不是还在河里,瞧他们是不是已“生育儿女”,无奈河水湍急,啥也没能瞧见。

又到了仲夏,河水细了,孩子们寻觅觅,终于在一穴潭儿瞥了几条鱼儿,它们如下游的鱼儿一样惹人喜爱。孩子们欢呼雀跃,欣喜若狂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昔日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,因求学和工作离别了山村,家乡渐渐变成了故乡。

## 天湖



(网络图)

来,顿时心情愉悦,思绪飘飞。不远处电视塔高高耸立,仿佛伸手可触。天湖坐落在群山怀抱中,坐山揽月,恬静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子,独享一份绝世的清幽。背过身子站立桥头,集尽目力,放眼山谷,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的翠绿把清源山装扮得生机勃勃,也许因为得天独厚的天湖水源,滋养着清源山的每一寸肌肤,守护着每一片森林。不管什么季节到来,清源山上的绿植都神采奕奕,丝毫看不到冬日

的颓废和萧瑟。

走在天湖的外围,连空气都是甜的,就想在这天然氧吧里,来个一醉方休。绕天湖周围走一圈下来,你一定会变香,你的头发上会吸附鸟语和花香,你的衣服上浸润着大山的灵气和湖水的精华,让你如同从仙境中走出来。如果偶尔遇上淘气的小鸟,从你的面前张扬地飞过,不小心被粪便砸中,也请不要介意,就权当大自然馈赠的礼物。清源山天湖的冬天,与其他



## 好柿呈霜

陈德进

对于一个从农村出来,寓居在城里的人来说,村口有一棵柿子树,是幸运的,也是幸福的。现在,乡野村庄里,居住的大多数是老人。时间就像小时候玩接骨草那样,一节一节地被掐了去。那些老人,也同样一个地,被时间接去了另一个地方。唯有村口,那一棵活出了久远年份的柿子树,不会这么轻易地被接走。

在挂钩的凤城镇上山村,我看到时间在柿子树上留下了痕迹。特别是深秋,片片渐醉渐浓的叶子,背向着湛蓝色的天空,纷纷起舞、飘飘摇摇,接二连三地跌落到大地的怀抱当中,席地而睡、就地而眠,渐次铺开一片深红、一地惊艳。

裸露出的虬枝,从黝黑、曲折的枝干上,像人体经络中的大动脉和小血管那样,向左向右、朝南朝北,有序分散出来,撑出了庞大的伞状树冠。柿子树原产中国,根在中华大地,那一枚枚鲜艳的果实,高高地点缀在伞骨一样的枝丫上,成了点亮万千村庄门户的红灯笼。

从绿意萌发的春,到花蕊繁盛的夏,再到黄叶纷落的秋。柿子树总是在悄悄地吸收、积攒,把庞大根系延展开来,探入岩隙或地缝深处,汲取质朴地道的养分、恰到好处矿物质、相互契合的有机元素,然后在处处枝头,毫无保留地捧了出来。

挂在树上的硕果,最先馋到村庄里孩子们的目光。在上学或者放学路上,他们天天眼巴巴地盯着树上的动静,待到秋风一吹,便猴样咪溜上树、小鹰样擒拿果粒。他们伶俐地钩在某个树杈上,这边够一个,那边扯一个,非要把小小的书包挤得鼓鼓的不可。

那些绵软饱熟的柿子,常常红得发亮,像上了一层彩釉,稍微那么一掰一压,浑厚的果肉就漾出来,嘴巴一吮一嗦,澄澈甘甜的滋味,顿时入胃入心。孩子们总是边愉快享受甜蜜时刻,边接受大人那一句“要知柿柿吃,也要知霜在哪里”的教诲。

更多时候,那群抵不住思念诱惑的人们,还没等来硕果染红、熟透就出手,把那一枚枚果子,从树上给摘下来,削去了表皮,晾晒在阳光下,用来制作柿饼。不出些许时日,那份让人牵挂的甜,从软糯油润的果肉内部溢了出来,在果子外表凝结成了一层疏松纯粹的白霜。

好柿呈霜。经历朝霞晚晖、云霓雨露的柿子果,把太多的思念凝结在柿果表面,成了判定柿饼优劣的重要尺码。好柿,必须呈霜,这是好柿者对柿饼的执念,也是从农村出来,长期居住在城里的人,对乡村的执念。

应该说,柿子树是一种适合怀念的树种。一直到现在,城里几乎很少看到柿子树的身影。也许柿子树一出生,就注定是要驻守在那片山野家园。在乡村那一头,如果望见了一棵柿子树,等于望见了一缕旷野的记忆。在城市这一头,尝到沾染着浓浓白霜的柿饼,也就等于望见了一片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## 萝卜里的温情

许健辉

萝卜,普普通通的蔬菜,却用别样的神韵,描绘着尘世的烟火与人间的温情。它排列在厨房间,带着泥土的芬芳,仿佛在诉说,诉说着那些有关亲情、思念与记忆的温馨故事。

幼时,家里的菜园种满了萝卜,外公拉着我的小手,走向那片绿油油的菜园子。我满心好奇,就像闯入神秘世界的小精灵。当外公用力拔出那白白胖胖的萝卜时,我瞪大眼睛,满脸不可思议。怎么黑乎乎的土里能长出这样可爱的“人参”娃娃呢?外公笑着告诉我“冬吃萝卜夏吃姜,不用医生开药方”,那时的我虽不太懂,却从此对萝卜有了别样的情愫。

小时候,生日于我而言,是一年中最新期待的日子。那一天,母亲总是会拿出平时视如珍宝、不舍得用的猪油。她站在简陋的灶台前,细心地将看似平淡无奇的萝卜切成细丝,然后点燃炉灶,猪油在锅里慢慢融化,散发出独特的香气。她轻轻地把萝卜丝倒入锅中,随着“啦啦”一声,热气升腾起来,母亲熟练地翻炒着。那翻炒的动作,轻柔又有力,仿佛在雕琢一件艺术品。她的眼神专注,盯着锅里的萝卜丝,嘴角微微上扬,似乎在期待着什么。

不一会儿,炒好的萝卜丝出锅了,那股甘甜、脆爽的味道瞬间弥漫在整个屋子。母亲还会特地蒸上一碗白米饭,洁白的米饭配上金黄的萝卜丝,那画面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海。我狼吞虎咽地吃着,母亲就坐在旁边,微笑着看着我,眼神里满是慈爱。那萝卜丝的清香,那米饭的香甜,不仅仅是味道,更是母亲满满的爱,让我回味无穷。

萝卜,这平凡至极的蔬菜,就像一位低调的老友,默默地陪伴着人们。它的清甜,是大自然最质朴的馈赠。古往今来,多少文人墨客为它倾心。从《诗经》里的“采葑采菲,无以下体”,郑板桥独爱的“清脆甘甜”,林泳描绘的“着毛萝卜久煨香”,还有吴其浚所说“琼瑶一片,嚼如冷雪”,都让萝卜的形象愈发鲜活。在现代文人的笔下,萝卜也是常客。汪曾祺在《萝卜》一文中写道,“江南人特重白萝卜炖汤,常与排骨或猪肉同炖。白萝卜耐久炖,久则入味。或入淡菜,味尤厚。”汪曾祺先生写过萝卜丝的做法,虽然是简单的拌法,却能勾起人的食欲。沙汀《淘金记》写么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炖白萝卜,吃得一家脸上都是油光光的。还有老舍先生描述北京市民储存萝卜的情景,满满的都是生活气息。

在这个霜浓的季节,萝卜又散发着甜香。它是大自然的恩赐,是岁月里情感的纽带。那些与萝卜有关的回忆,就像珍贵的宝藏,镶嵌在我的生命长河里。它们教会我,平凡的事物往往有着不平凡的力量,那些简单的味道、质朴的情感,才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,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味和珍惜。



## 行走

天湖,许多地方都有,不足为奇,但我最喜欢的是清源山的天湖。或许是我曾在它下面住过很长一段时间,对它有一种特别的依恋。天湖一年四季每一场景色都很美,我却独爱冬日天湖。

每次来天湖,我都踩着不同的时间,揣着不同的心情而来。我会从不同的角度端详,总能发现天湖与上一次所见的细小变化——四周的花草不同,游人的多少不同,每天的温度不同……我能深切地感受到,它一天比一天美,一次比一次有味道。也许是我对它倾注了更多的情感,赋予它更多的内涵。在我看来,它像极了我一个久别重逢的知心朋友,永远毫无怨言地接纳我的倾诉和赞美。站在湖边,天人合一,人与自然是可以对话的,人和自然是可以产生共鸣的。

因为喜欢,就会情不自禁地走近它;因为喜欢,就不厌其烦地给它拍照,感受四季带给它不同的风景;因为喜欢,就会不由自主地撰写美丽的文字。在我的眼里,清源山没有哪处风景美得过天湖。这儿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境,鸟儿的天堂,鱼儿的故乡,花儿的摇篮,游客的必经之路。

冬季再登天湖,像往常一样,我必定要绕天湖慢走一圈,大约半小时。边看边思,让心灵与自然融为一体。漫步在桥上,一条宽敞、蜿蜒的木栅栏,就足以让我的诗心飘荡,踩在古香古色的桥面上,就像踩在满山的故事上。这座桥把清源山一分为二,一半是山,一半是水,山绕水,水环山,站立在桥上,靠着栏杆眺望远方,清风徐